

EYING·EYING·EYING

A dramatic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book cover. It depicts a man with round-rimmed glasses looking down with a somber expression. His hands are clasped over a woman's face, which is partially visible. The lighting is low-key, creating strong shadows and highlights. The overall mood is intimate and melancholic.

恶影

(日) 西村寿行

团结出版社



ISBN 80007-149-1

恶影

〔日〕西村寿行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肃松

封面设计：张仁华

恶影

〔日〕西村寿行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34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5月（32开）第一版

1989年5月1次印刷

字数 23万 印张11.75插页2

印数 1—50,000册

ISBN7—80061—149—3/I·47

定价：3.95元

《恶影》内容简介

罪恶的影子幽灵般飘荡在日本上空，九位妇女连续惨遭强奸、杀害，尸体均被剥得精光，白皙的胸腹间喷上红漆、大腿间被塞进树叶、牙刷等物，嘴里填满被害人自己的内裤……

刹时间，全日本人心惶惶、谈虎色变，女人甚至白天也不敢单独上街……

警视厅出动了大批优秀刑警奔赴全国调查，然而被称为“残酷魔”的罪犯依旧逍遥法外……

“残酷魔”一手持喷雾器，一手持尖刀的形象，被报刊、电视台广泛采用，大肆渲染，用作广告推销，其影响之巨，几乎象阿童木一样家喻户晓，然而真正的“残酷魔”到底是谁，仍然毫无线索可寻。

就在官方绝望之时，一位目睹了“残酷魔”作案全过程的精神病人终于吐露真情，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此君仅是罪恶元凶的替身而已，案情再一次陷入困境……

鉴于该案案情严重，影响深远，警视厅一反常例，决定出动全国警察，张开正义法网，警笛长鸣、戒备森严，在号称自由世界的日本，出现了和平时期绝无仅有的局面……

结局之余，引人深思，“残酷魔”原形大曝光时，公众无不为之眩然！

的确意想不到。

此书为角川文角1988年底推出的轰动全日本的新派畅销小说。毕生以征服大众为信念的日本小说界泰斗西村寿行在本书中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保留了一贯的诱人笔法外，又增添了别具匠心的新篇章。

卷之六

不外乎是這樣。

000	甜爱	二十二
010	日本谋刺	二十三
020	大笑谈	二十四

目 录

一、	白肤红漆	1
二、	残虐魔	19
三、	记忆伤痕	36
四、	血梦	52
五、	奶巢	69
六、	冰肌玉骨老板娘	86
七、	雾之魂	102
八、	扭曲艳妇	118
九、	懦夫·困境	135
十、	变态者	152
十一、	伏击	168
十二、	视野之外	184
十三、	软盾	201
十四、	奇案秘踪	218
十五、	梦迴雅典	234
十六、	照妖镜	251
十七、	血腥周末	268
十八、	南国幻影	282
十九、	惨环	298
二十、	恐吓信	314

二十一、诱捕.....	330
二十二、地狱之门.....	346
二十三、超级女性.....	355

目 录

1	猪毛大仙
01	莫须疑
08	真言密语
53	琴痴
63	集漫
92	狼毒含金玉恨本
801	孽女
118	口甜心甚
222	爱因·艾略特
251	昏迷变
821	击处
481	枝上漂砾
103	雷峰
318	老林家香
323	典故疑惑
133	美残照
803	宋国舞血
323	遗阴圆南
803	不进
118	青不馨

一、白肤红漆

1

这是第五个被奸杀的妙龄少妇。

奸杀后同样在女人雪白的皮肤上喷上鲜红的油漆。

一个“影子”在晃动着。气氛肃穆、恐怖。

一般来说，“影子”的含义有三种：

第一，是指物体挡住光线后，映在地面或其他物体上的形象。

第二，是指镜中、水面所反映出来的物体的形象。

第三，是指“不复当初的影子”，即形象的意思。

另外，人们通常还把一种看不见，抓不到，但又确实存在的人物称为“影子。”而刚才提到的那个晃动的“影子”，就是这个含义的“影子。”

此刻，这个“影子”正躲在一所小公园的树丛中。

45分钟以前，“影子”就已经出现在那里了。“影子”一溜进公园，就钻进了树丛中，一直没有出来过。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公园，白天游人倒也不少，但随着夜幕降临，整个公园顿时变得空荡荡的，人迹杳然。公园中没有喷水池之类的设施，树木和花草也都开始枯谢了。

由于这个公园实际上是孩子们的娱乐场所，所以那个写

有“不得进入草坪”的牌子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公园里许多树木的枝子垂下来了，树皮也被扒掉了不少，总之被孩子们折腾得不成样子。花木由于遭到践踏，叶子很快就掉了，有些小树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此刻，孩子们早就不见了踪影。空荡荡的公园里，沙坑和秋千静静地面向黄昏。

这所公园的东面是一所幼儿园，北侧是造园会社放置石灯笼和庭院石的地方，西侧则紧临私营电车铁路。

只有公园的南侧是一条马路，马路的对面就是住宅区。此刻，住宅楼里的人们不是在看电视就是已经睡了，整个街道显得宁静、和平，甚至连远处的狗叫声也没有。

影子还是没有什么动静。越是如此，越显紧张。

他戴着手套，手中拿着一把喷雾器，一动不动，仿佛就是一个真正的影子。

已经到了夜里10点30分了，虽然时节已是4月末，但空气仍然略带寒气。如果天气再暖和一些或是到了夏天，这里一定会有不少成双结队的年青人来约会。

遗憾的是现在的季节约会还太早了的点，所以连一对恋人都看不到，公园前的马路是为了住宅区才修的，马路往东一过幼儿园就到了尽头，再往前走不通了。

由于是死胡同，所以车辆都不开进来，也没有人行道。一到了夜晚，连散步的人也没有了。所以这所公园尽管白天非常喧哗，但过了夜里9点以后，人车都不再经过公园门口。

公园里边并不是漆黑一片，它的四角都设有水银灯，淡淡的灯光投在地面上。只有树丛中非常灰暗。每隔一段时间，电车的前灯会划过公园的夜空。

只有当电车通过时，周围的静寂才会被打破，但随着电车疾速远去，四周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黑暗也仿佛在寂静中愈发延伸了，天空星光闪耀，一幅地地道道的郊外景色。

仿佛永远处于荒凉寂静之中。

突然，远处突然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似乎是凉鞋踏在路面的声音。

影子略微动了动。

影子悄悄地向公园门口的方向望去。影子躲藏的树丛，位于公园的最里端，正好在公园门口的斜对面。影子用期待的目光不转睛地望着大门口。

一个人出现在那里。

这人手中牵着一条系狗的锁链。

牵狗的人没有任何迟疑，径直向公园内走进来。她是一个女人，身穿红色裙子，白衬衣外边罩着一件薄毛衣，穿着白色短袜的脚上蹬着一双塑料凉鞋。

她身边的小狗是一条杂种狗，样子还没有长大。它一点也不听主人的话，老是不好好往前走，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主人还无法把它做为一条真正的狗依靠。

“快点呀，皮克！”

女人用脚轻轻踹了踹上蹦下跳的小狗，“皮克”似乎是狗的名字，看来这是一条小母狗。

女人继续往公园里边走，她虽然算不上很漂亮，但打扮得干净利索，很有女人味。她年令大约有26、27岁，象是一位少妇。

少妇渐渐走近了影子藏身之处，她并没意识到危险降

临，仍是一付表情造就的样子。

这时，影子又动了起来，他把喷雾器放在地上，又拿起一根跳绳，这是一根透明尼龙绳，绳子两端有两个把手。

“喂，皮克，你要快点完事啊。”

少妇站在树丛边对小狗说着话，它原来是领着小狗进来大便的。小狗闻了闻地面，悄悄蹲下了，它的主人在一旁望着它。

妇人的目光温馨柔和，满怀恋意，仿佛小狗身上，寄托了无限相思之意。

影子悄悄地走出了树丛，没弄出一点声音，他离狗的主人只有五米远。影子屏住呼吸，一步一步向前靠近。而少妇背冲着他，竟丝毫也没觉察到任何异样。当影子已经站在少妇身后时，他一下举起了手中的绳子。

妇人仍是毫无知觉。

这条绳子从少妇眼前掠过，一下子卡在她的脖子上。影子飞快地勒紧了绳子。

“啊！”

少妇的嘴里发出了半句微弱的呼喊，她本能地用两手去拽那根绳子，扔掉了手中系狗的小链子。小狗吃惊地回过头来，呆呆地望着两人的搏斗。

小狗无力帮助主人，它悲哀地鸣叫了几声。

影子踹了一脚地面，有一些沙土飞向小狗那边。小狗慌忙躲到一边，然后跳着向公园大门的方向跑去，系在它脖子上那根锁链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又渐渐远去了。

影子手中抓着绳子，做好随时可以拉紧的准备。一旦对方反抗，就要勒紧她的脖子。那个倒霉的少妇只好被拉着脖

子，倒退着被拉进树丛内。影子先走了进去，然后少妇的身影也隐在树丛里了。

树丛里地方很大，这是因为树和造园公司的围墙间有一块2米左右的空地。空地上的红土曾被挖开过，但又被重新踩硬了，这些工作都是孩子们干的。

少妇跌坐在地上，又被按倒在地。影子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用刀威胁，就是说他既没有用语言、也没有用凶器进行任何恐吓和威逼，他只是灵巧地使用着手中的绳子。

少妇也一直沉默着，她的脖子被勒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再加上惊吓和恐怖，更是几乎丧失了意识。她面色苍白，表情充满了极度的恐怖。

她的身体一直在颤抖。

影子用左手抓住绳子，随时准备勒紧。现在，他只要把绳子向一边一拉，就会马上勒死他手中的猎物。

影子开始用右手去拉少妇的衬衣，衣服的纽扣被拉掉了，雪白的前胸敞了出来。少妇痛苦地紧紧闭上了眼睛。月光下，两只乳房苍白而又充满性感。

“啊……！”

少妇第一次发出了声音。此刻，影子的手开始伸向裙子，他迅速撩开裙子，不容分说地扒掉少妇的短裤。

“不，不……！”

少妇用硬挤出来的声音说道。她把脸扭开，由于恐怖和绝望，她不能够去看犯人的脸。

影子分开她的双腿，两膝蹲在其中，他又抱起她的腰，粗暴地往自己这边拽过来。这当儿，他已经放开了手中的绳子。然而那个少妇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她并没有趁这个机会进行反抗。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极度的恐怖麻痹了她的感觉。她低低地呜咽着，除了哭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影子的双手在妇人身上乱摸着，同时将身体也靠了上去。

妇人好象已经死了过去，她毫无抵抗地任凭影子摆弄，也许是动作过于猛烈，树丛中传来一声痛苦的叫喊，然后又寂静了，她开始发出低低的呻吟。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少妇痛苦的呻吟渐渐听不到了，随后影子从树丛中窜了出来，他手中拿着绳子和喷雾器，悄悄向公园门口走去。

影子消逝在黑暗中。

在树丛深处，少妇的尸体躺在那里。她仰面朝天，四肢蜷曲着。她的脚下，扔着揉做一团的内裤乳罩等衣物，裙子被掀至下腹部。

死者的上衣也敞开着，从乳房到胃部的皮肤被油漆喷成红色，看来这是凶手用喷雾器喷在死者雪白的胸部的。她是第五个牺牲者。

有一双眼睛，目睹了此次事件的全过程。

2

那天夜里，波多野丈二正在新宿歌舞妓街的“索利梦酒吧”里喝酒。波多野丈二没带女伴来，他每次到这里来，总是一个人。

“索利梦酒吧”并不是靠豪华奢贵招揽顾客的。这里气氛优雅，女招待都是些富有性感的漂亮美人，所以颇受客人

的欢迎。另外，能来这里的客人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客人们的层次很高，使得酒吧显得高贵、雅致。

这间酒吧从不勉强顾客，也不乱放一些妨碍顾客谈话的音乐。客人们中熟主顾很多，店内气氛非常融洽。还有，店老板和男女服务员们也都是些老熟人。

波多野丈二也算是这家店的老主顾了，虽然他经常只是一人来，谈不上是最佳顾客，但由于他很中女老板的意，因此也颇受欢迎。

波多野的桌边只有一位女招待陪着他，这位女招待是新来的，波多野今夜第一次和她相识。新来的女招待话很少，波多野也只是默默地喝着酒。

二个人都沉默不语，也其说两人同席共饮，不如说那位女招待只是在一旁为波多野添酒加菜。此刻她有些无聊地玩着手帕。

“唉呀，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两人都象个木偶……？”

这时，女老板注意到这边有些冷场，一边说着一边走过来坐在波多野的身边。

“嗯。”

波多野仍然面无笑容。他平常就寡言少语，很少发笑。今夜比以往更为忧虑，表情深沉。看上去颇有些硬派气质。

波多野皮肤微黑，面容象雕像一般轮廓分明，是一个精明强悍的30岁左右的男人。但却给人一种过分倔强，固执的印象。他身材瘦长，这一点让人觉得他身上缺少一种明快的感觉。

不少女人认为这种性格是缺少母爱的结果，然而一位37岁单人汉的孤独是可想而知的。

“波多野先生，您的酒量还是满可以的，这瓶子已经空了三分之二还多了……”

老板娘把眼睛凑近威士忌酒瓶，说道。

“而且一点也不象要醉的样子。”波多野丈二呷了一口杯中的酒。

“您有什么心事吗？”

“嗯……”

“好象今天不太愉快嘛。”

“也许还是因为那桩事。”

“哪桩事？”米泽·斯托普斯答道。他完全被吓呆了。

“今天是4月28日吧？”

“是啊？”共御同人丙的其止。群不知而情入个

“今天是我妻子的忌日。”

“噢，是吗？”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

“可是，凌多野先生，今天起已经过了两年吧，您别烦恼，回忆那些死去的人，那是徒自悲伤，毫无益处的。”

“我知道。”

“咱们今晚好好喝一通，喝醉了就把什么都忘了，怎么样？”

“要是能忘的话我倒真想这么做。”

“当然能了，您不必担心明天，今晚喝个痛快。”

“明天是天皇诞辰纪念日，放假，所以明天躺一天也没什么……”

“就是嘛，您尽管喝、尽管醉吧。其它事由里美照顾，不必操心醉后怎么办。”

老板娘说着兑了一杯浓浓的掺水威士忌，把杯子推到波多野面前。

波多野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酒。

“就这么干吧……”

老板娘拍拍波多野的肩膀，站起身来。那位叫做里美的新来的女招待，学着老板娘的样子又兑了一杯浓威士忌，波多野很快喝干了，看样子他马上要醉了。

里美仍然只是一旁为波多野斟酒，点烟，很少搭腔。她身穿黑色衬衣，外罩黑色西服套装。

她站起来时身材很不错，既不高大，也不瘦长，既不矮小也不肥胖。乳房、臀部非常丰满，身材苗条又富有性感。

里美称得上是富有个性的美人。她皮肤洁白，气质高贵略带冷色，颇具魅力，但神情中流露出和波多野一样的忧郁。不过作为女人，她的忧虑更给她增添了几分神秘。

不一会，波多野开始醉了。身着和服的老板娘的背影渐渐模糊了，思考和记忆开始混乱，头昏得仿佛昏睡过去一样。不久，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在车里。他依稀记得疏落空虚的数利梦酒吧；想要拥抱自己的老板娘；自己倚在女招待的肩上上了电梯……。

驾驶员就坐在前排，波多野意识到自己坐在出租车里。他想抬起上身，这时，他发觉自己靠在一个软软的、温暖的东西上。波多野抬起眼睛。

他看见了一张女人的脸。

是女招待里美。里美的目光撞到波多野的目光上，不由得微微苦笑一下。波多野醉醺醺地觉得这张脸如同一个法国